



散文

秋的回望

□程磊磊

“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。念去去，千里烟波，暮霭沉沉楚天阔。多情自古伤离别，更那堪，冷落清秋节……”一枚秋词，缱绻了多少相思之意？一兮烟雨，缠绵了多少花事情缘？一帘秋梦，激湍了多少如烟往事？一袭落花，又凌乱了多少温婉流年？关于秋，总有诉不尽、道不完的人间故事。

站在秋的尽头，回望秋的繁华盛景，各种繁杂的情绪在心中蔓延。早知道离别总是在所难免，为何总让人一往情深？秋的浪漫，秋的独特，秋的情怀，秋的一切美好在眼前不断浮现，让人念念不忘。我尽力伸出手，想要再次轻抚一次秋容颜，却被时光的河流分隔在了彼岸。站在季节的路口，深情凝望着秋遗留下的斑驳痕迹，试着去找回关于秋的渐渐模糊的记忆，渴望心灵与秋相通，与秋来一场郑重其事的告别，感谢它曾陪伴我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。

秋天的故事是从一片落叶开始的，它是秋风送来的第一封信笺，向世间宣告着秋的到来，人们为此欢欣鼓舞，大地奉上鲜美的果实以庆贺。为了回馈人们的深情，秋令金风执笔，以落叶为信，向人间诉说一段段唯美的情话。我恍如沉湎于一段美梦之中，期冀能久远和秋依偎，倾吐衷肠。谁知，好景不长，时光以寒露为剑、白霜为刀，开始威逼着秋早日离场。时光的霸道，让人生不出半分抵抗，纵使洒脱如秋，也无能为力，只好悄然退场。但是秋饱含着对人间的情温，在它退场之前，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鲜血洒向了人间的大好河山，为世间留下了层林尽染，为人们带来了万山红遍的绝美景象。

一枚枚红叶完全没有辜负秋赋予它的使命，像美丽鲜艳的花朵，将秋天最后的温暖以绚丽多彩的姿态留在了人间。那一片片艳红，宛如落日余晖，映红了天边的云彩，暖人心扉。它寄托了人们心灵深处对美好的向往和淡然的情怀；它傲立于清霜冷雾之中，展示出秋天的风采之韵和简约之美；它像一首饱含浓情蜜意的诗，撩动人潜藏在心底的柔软，编织出绵绵情思。在这冷霜肃杀、满目苍凉的秋尽时节，仿佛又将人带回了繁花似锦的春天。

这样的秋怎能不令人喜欢？我曾在秋日的午后，轻捻一枚落叶，凝望秋水天长，轻轻执笔，书戈情怀。也曾在无眠的秋夜，拥一本诗书入怀，镌刻在书页上的唯美秋景，慰藉了我孤寂的心灵，令我安然度过了漫长黑夜。所以，对于秋，我始终满怀深情、惦念和感激。

山河岁月，缘来缘去，都被时光一一记取。那些自然流淌的情意，一半明媚，一半忧伤，丰盈着生命里的孤单。时光会老去，人也会老去，但唯独内心的情意不肯老去。其实，最美的缘，它就在彼此的牵念中，虽已渐行渐远，犹如近在咫尺。最美的景，它不在远方，就在你心里。而秋，就在我的心里。

我隔着时光的河向秋挥手告别，满怀温柔，就像送别一位挚友。这一刻，没有伤感，只有感激，只因秋给予我的深情，足以让我抵御寒冬。

母亲的手

□侯瑞芬

寒食节就要到了，我照例来到母亲的坟头祭奠。

三个月没来，母亲的坟头爬满了杂草，密密麻麻，把坟头遮得严严实实。

望着随风飘散的一缕青烟，悠然想起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，尤其是母亲灵巧的双手。

那是一双能把苦涩变成快乐的手，不论蒸馍做饭，还是纺纱织布、做鞋缝衣，母亲都能变着花样地呈现出一幅幅精美的生活画卷。不过，这只是日常生活的部分片段，能在家乡三里五庄闻名，且屡屡被请的，是她自身拥有的两套绝活儿。

儿时的农村民风纯朴，保留了许多老祖宗留下的民俗。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前，新媳妇娘家人有给闺女送蒸花馍的习俗。母亲便是蒸花馍的高手。

松软洁白的面团，在母亲灵巧的双手下，瞬间变成一只只可爱的小动物和造型多样的枣花馍，像小白兔、小青蛙、小蛇、小鱼、小象、小鸡等。最精彩的要数蒸枣糕和狮子了。做前要先了解算子的大小，然后将面团擀成算子一样大、一样圆，在上面摆一层大枣，然后再铺上一层软面，再摆上一层大枣，循环往复，其层数由食材多少和主家想炫耀多大规模而定。之后再制作一对大大的狮子，待这一切蒸熟、凉透后，将一个个成品抹上红花柳绿的颜色，再将活灵活现的狮子固定在枣糕上，最后拿来一个馍筐，将枣糕和狮子单独放在筐里，其余作品则摆放在几个红色的长篮子里，之后搬上平车，只待次日携七大

姑八大姨去瞧闺女。

每每这时，母亲总是早早出门，掌灯时分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，而我们姊妹几个也只能在家将就着找点东西果腹，虽然心里不悦，但当主家答谢母亲送来圆馍夹肉的那一刻，多日来的不快顿时烟消云散。

母亲的另一个绝活儿是剪纸。每年进入农历腊月，村里办喜事的人家就会蜂拥而至，一个个拿着一摞摞的大红纸，请母亲给他们剪字、剪窗花及婚床墙壁和室内顶部的装饰。这时，母亲会坐在我家土房前檐下，迎着冬日的阳光，戴上老花镜，拿着剪刀和纸，时而折叠，时而放开，时而“咔嚓、咔嚓”地轧着剪子，时而东拐西剪，一双巧手上下翻飞，看得大家眼花缭乱，不一会儿成品就铺满我家院子。有双喜字、鲤鱼跳龙门、鸳鸯戏水、顽童坐莲花、石榴吐籽、早生贵子以及有各式各样的花朵、形式多样的花边……一幅幅充满文化底蕴的纸花和吉祥喜庆的字，好似在述说着一个个古老而神秘的故事。

母亲的手不仅能化腐朽为神奇，而且还写得一手楷书。在母亲留下的一只清代瓷瓶底部，就有母亲书写的自己的名字。我也是长大后才知道，母亲曾上过韩庄女校，并与表舅一起为当年的地下党站岗放哨。

一阵秋风袭来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，是不是母亲感受到了女儿对她的思念。想着母亲去年在她百岁寿诞前夕突然离去，我的心再次碎了一地……

一地金黄一地殇。愿母亲在那边一切安好……

土味老家

□王 凯

老家的村名原来叫狗泉陂，它来源于一则乡土气息十足的传说：夜间赶路的书生由于劳累，睡卧草丛，突遇野火燃起。随行的黄狗见叫不醒主人，于是拼命刨土，不久泉水冒出，书生全身湿透，最终幸免于难，黄犬则精疲力竭而死。主人将黄狗埋葬，勒石以纪其事。此后该地陆续有人定居，形成如今的村庄。

传说无考，但荀(狗)泉却于《水经注·清水》中有明确记载：“次北有荀泉水入焉，水出山阳县故修武城西南，同源分派，裂为二水。南为荀泉，北则吴渎，二渎双导，俱东入陂。”

如今，村里人习惯称荀泉为西地大坑。西表示方位，即位于村西；坑代表属性，指大于池塘、小于湖泊的水域面积。有一条运粮河——新河自此发源，起先与南边的大沙河平行，向东流淌10多公里后注入大沙河。

大沙河最后注入属于海河水系的南运河支流卫河，因为老家处于黄河北岸，村里人便总是说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可咱都是从小喝海河水长大的。

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，村不在大，有泉则灵。有了源头活水，荀泉便成了一代代快乐童年的不竭源泉。下河摸鱼、上树掏鸟；夏天戏水、冬季溜冰……到处都留下了充满乐趣的童年记忆。

如今，随着人生阅历不断增长，我开始喜欢品味灵泉寺门口那副“古寺无灯凭月照，山门不锁待云封”的楹联。

十几年前，由于全球变暖，加之地下水位降低，泉水一度渐涸，干涸、龟裂的湖底触目惊心。最近几年，由于生态环境向好，荀泉恢复了部分自我调节能力。虽然出水量仅勉强供应新河，却再也无法回归当年绕遍全村每个角落的水位和辉煌，可无论如何，荀泉重新活了过来。

多年前，大概是嫌荀泉的读音不好听吧，村里的先辈将村名改为灵泉陂。近些年，市里拓宽了新河河道，两岸遍植了花草垂柳，修建了健康步道和游园，整体面貌焕然一新。

得益于市里的水系建设，南边不远处的大沙河不再有造纸厂污水排入，水质变清。由于有大片河滩、草地、芦苇丛和绵延的大堤，不时造访的苍鹭等各种水鸟，还有养马场和悠闲吃草的牛羊，这里被冠以“灵泉陂大草原”，成了新晋网红打卡地。

看着村里人踱着闲步，城里人带着孩子扎帐篷、放风筝、烧烤、野餐，时光似乎一下子被拉回到几十年前。



诗配图

峭壁之灵

□白 草 文/图

偌大峡谷中
万仞之高的峭壁
如砥如洗
渺渺然一壁严峻
全无萋萋的痕迹
蓦然，千尺之上
一簇山菊
只是一簇，美得
让人惊悸心动
你的丽容
定是吸纳了月光
你的亮艳
定是采撷了晨曦



不与春的缤纷
不与夏的华荣
傲寒凌霜
瞬间，唯有你
万壑为之陶醉
千山为之摇舞
因着你，顿然
众灵无语
天地无语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：

jzwbxq@163.com